四庫全書

集部

松泉集卷七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書

上徐大司空書

啟者滄溪張先生舊所草書院三記前冬已將寄往浙中因欲覔書家書就碑式寄去因循至今伏見部務殷繁未敢以請竊思書院奉有

御書後来不患湮没但聞諸夫子書院之設本自
聖訓而今人但知其為大中丞書院
賜額
賜書中丞自請之耳使終無一言推明所自則無異於
前中丞之修書院者反若専有其美與善則稱君之義
異矣
行在寓齋想頗清暇謹繕原稿呈上或再加斟酌覔通
家中善書者書之寄交藩司上石庶来者得有所考共

喻此意耳更有請者張師於老夫子雖以暮年識面實則道義中第一知已山齋主席有始有終生蒙薦達殁卹遺孤朋友之倫於期為至其生平著述如春秋辯義一書實可不朽老夫子亦向所心許即其他古文詩稿雜著皆一生精力所聚藐諸孤在娠付託無人及今不為收録恐穴鼠壁魚零落都盡太元五千文不得俟後世子雲矣昨四月間其家人来京知張師北上時囑其甥劉生經理家事今尚在其家乞商之靈臯托人就其

家抄録副本江蘇楊藩司與張師有舊盖亦留心斯道者或囑其給紙筆俾劉生倩人抄寫轉寄来京但得一副本便可不終放失至於論定發梓姑俟異日可耳又聞其家云歸櫬尚在殯所盖師母之意欲待遺腹免身方卜舉葬心苦志堅思之哽咽念張師生平行義由敦輩晩列門徒未能盡悉方劉兩君弱冠稱交白首無閒竊謂古塘宜為之狀靈臯宜誌諸幽而伐石以表墓門必得老夫子一言為重此郭有道碑文中郎可無愧色

者也二事皆滄溪先生千秋之托有待於後者由敦侍役門牆痛不得為炙雞絮酒之行非敢謂此區區者足報知已於九京義列在三分自當然不敢不盡心焉耳伏惟矜察

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相國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

如韓林兒四人為一傳張士誠四人為一傳似嵩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别有義例也去冬髙安師面諭即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為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為不足存而删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槩删耶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説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

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興獨為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盖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摸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蠡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為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旣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並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

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即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衆偏以成一是恃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前人撰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畧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例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為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

仰塞
詔旨而茍為立異也但稗官野史胜說叢談無足徵信而實録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為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録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亡哀實録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即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删節成

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輕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與劉古塘書

違濶道範忽忽四更歲籥企仰之私殊不可言而未敢以尺牘輕凂在右想長者不以疎畧為罪也晤孔起翁

伏審起居嘉勝以慰瞻馳憶錢塘官齋得數接對雖奉教日淺而因滄溪師以得先生之人之學竊深嚮往焉先生以文學茂材與同鄉四五君子特起江左雖困屈患難顛沛侘傺而文章之名愈益暴著而不可掩海内知名士不敢不以第一流相推朋友聲氣之盛數十年來未能繼其後者今諸君相繼凋謝或羈困失志而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自恨有生之晚四五君子者多不及見事滄溪師兩年師之殁已再朞矣如先生負物

望為後進表率而牽於館役復不能相從以盡識其言論之指槩學問之源流引領南望良用歉然先師之葬尚未有期然竊念人事不可知將以待遺孤之成立豈歲月間事非所以妥先師之靈也比致書同學囑其相約過滄溪啟之師母寠窶之資計遺田所入意尚易辦襄事服勞弟子之職但皆寒苦為課徒所拘未知能了此舉否念先師生平學行多可稱述由敦輩晚列門下知焉未詳先生與為性命之交至久不揣冐昧願先生

排綴遺言遺事撰行狀一首銘而誌之幽請以属靈臯
先生而伐石以表墓門則司空公知已之言足信今而
傳後先師之不亡惟三先生始終之疑皆所不辭也春
秋辨義已從他門生處録訖至所遺詩古文聞前年喪
過金陵先生檢閱而弆之敢求抄一本見寄編輯開雕
固未可輕議而吾黨同志三數人自當各存一副墨以
備意外之虞要蘄不朽後世耳時文板存光裕堂書坊
昨見師姪九成上司空公書欲取而蔵之家廟司空公

位太高隆尊而致札於書賈則非體轉囑當事則張皇愚意得先生片言坊客無不奉命由敦辱先師之知最厚且切在三之誼百未一報旅櫬南歸未能臨其喪去年丁先慈之變匍匐星奔過淳湖未能枉道詣殯所一哭令入都取道浙中思欲訪先生於白門手受遺書以歸迫於時日又復不果每讀史傳見古人篤行有棄官持服躬自負土廬墓終喪者慚惕痛迫不敢自比於人況衰絰餘生哀緒萬端此中耿耿又何以云哉遇便附

候不覺覼縷伏惟鑒察矜宥不宣

與族父老書

由敦賴祖先庥廕遭逢

聖明竊有禄秩頃復蒙

恩矜念給假旋里瞻掃塋兆因得與諸尊長伯仲握手道舊迫於程限匆促首塗環視少時遊處年相若者肩隨者悉成老翁且落落如辰星矣行念年已垂暮繼此能扶杖復入里門殊不敢自必憶昔幼學之日讀宋錢

君倚義田記慨然興慕以謂士大夫身當其境必當以祖宗之心為心存卹族衆而自通籍以来荏苒三十餘年所志未逮非敢忘也亦非敢吝也慨自先太僕公而下枝葉凋謝先府君奮自幼孤以辛勤覊旅之餘督課不肖十齡負笈附外氏族人家塾年一十三粗知掇管布衣蔬食僅免凍餒十九遊庠硯田自力廿六来京師束脯所入不充菽水踰壯倖玷科第供職詞林亦惟史館餐錢朝夕是給厥後洊邀

知遇拔置卿貳俸入始豐而侍直　內廷出入扈從輿
馬傔僕裝帳薪芻公私酬應歲費不貲每家鄉人至為
言里中近狀日益窘迫未嘗不慼然負疚思欲効升斗
之助而限於力有不贍此來都門者所共知也比年受
恩逾厚
賜賚優渥兒子亦叨列曹郎食太倉粟然服食資用所
為自奉計者弗求精腆中饋米鹽菹醢之細內子尚躬
操之未嘗求田問舍冀自封殖為後人地子弟深以裘

馬飲博聲伎為戒此亦都門相聚者所共見也茲荷
寵命得攜諸子賚
綸誥捧 奎章服章服奠饋祠宇下重勞諸父老迓勞
閭閈遠近親串翕集懽慰榮忝過分彌增惶愓戚黨中
困乏者既隨輕重賙之顧樵釜沃膏涸可立待抱甕一
漑何救暵乾思人生日用百需不容缺一而婚喪為大
當先其重者急者因解槖中裝逓年所餘俸
賜及親友贈餉適得千金敬以輸之祠會屬家季宇秀

經理歲收什一之息以備婚喪之用會名恩益者本
君恩以敦族誼分所當然而繼長增高俟諸異日或能
擴充增益養老字幼孤孀有廩寒士膏火有資在此時
誠未暇及而姑存其意即以是為平地之一簣焉可已
敢具述素懐及所以遲至今日且有俟於將来者布之
尊長伯仲弟姪共鑒愚意

復趙秋谷先生啟

恭惟太老夫子昭代籛鏗熙朝聃史七十載靈光夙望

領袖蓬瀛三千首太傅清詩平章風月仰藝林之山斗名壓崔王溯講席於河汾業傳房杜予座師陽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山右所拔士滄浪子美縱觴詠於名區安樂堯夫作神仙於平地某山陬末學牆西鯫生竊從童稚之初已有天人之討一編鼓枻不覺情移數則譚龍能無目眩詎意瓣香所奉終歸陶鑄之餘敢云衣鉢相承不忝淵源所自鄧林持斧喜得豫章冀野空羣顧來騏子第以征軺之促駕未遑廣座之摳衣三刺詞林後輩初謁前輩例投三刺未修寸箋莫

展考詞林之掌故悚仄方深問記室之典籤瞻依彌切猥辱朶雲之下賁慰兹積歲之馳神世叔學本青箱才高黃絹三年唱第直探上苑之花此日循陔奚羨當階之藥予丙辰典試山左公仲子慶登賢書頃來京試內閣中書未遇故云敬因歸侍附候興居雲与山青望龍門其尚遠松貞鶴健聽鸞嘯以何期憑楮申懷臨池瞻悚

松泉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泉集卷十八至

主事臣汪彦博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吴鼎雯

松泉集卷八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序一

大駕鹵簿圖記序

在昔軒轅肇建車旂亦越虞周典章大備鹵簿之名則

沿於西漢所稱千乘萬騎屬車九九其蠖略蕤綏郅偈

容裔之盛槩可想見自時厥後代有損益所以隆典祀

重朝章明等威彰物采非特為觀視之美而已哉
皇上躬上聖之姿當制作之會敬
天尊
祖寅恭明禋崇煥
郊壇釐定祭器稽古成憲禮備樂彰更
念法物之駕　國朝參用前代舊式視昔特為簡省
制詔有司博考成規丕昭鉅典一器一名必本之於經
參之於史驗之物象徵之度數綜往古之豐儀折衷以

皇朝之隆軌品章儀具文質得中更定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行駕鹵簿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合三者為大駕鹵簿

南郊用之以乾隆十有三年冬日至

大祀南郊乘御伊始

命内苑供奉諸臣圖寫裝潢各成巨帙復合繪

南郊大駕鹵簿横卷凡輦輅鑾和旗旟戈戟旌幢麾盖之設羽儀導從暬御環衛章服車騎之容莫不臚於緗

素傳以丹青臣承

命為之記竊惟蔚宗始志車服江左備圖鹵簿至宋而

景徳天聖屢圖仗衛延祐一圖尚藏祕府臣侍直之

次得蒙

賜觀然開寶大駕多至萬有一千餘人其後乃增至二

萬餘人過於繁縟則著大觀而示尊極誠莫盛於今

日謹稽首颺言卷端而件繫其名物人數如左

丙辰山東鄉試録序

國家重熙累洽聲教覃敷德澤涵濡人文炳蔚我
皇上乘乾建極恊和萬邦宵旰孜孜勤思繼序
念治天下以得賢才為本務當
世宗憲皇帝建元之初特開鄉會恩科樂育賢才
德意優厚爰稽成憲誕布
新恩乃以乾隆元年秋八月舉行直省鄉試禮臣以次
列名上請 臣由敦奉
命偕中允 臣彭啟豐典山東試事伏念 臣材質庸陋荷

蒙
世宗憲皇帝拔置詞林備員　講幄再與分校皆出
特恩恭遇
皇上龍飛御宇擢授京卿今春分校禮闈疊荷
殊施涓埃莫報兹復畀以掄才重任拜
命悚惶感懼交集惟凜雪身心殫竭精力仰副顲俊作
人至意以無負任使既星馳抵境扃鐍棘闈臣由敦偕
臣啟豐率同考官知縣臣毛邑等齋祓誓神共矢精白

進督學臣李光塽所録士一萬三百有奇三試之晨夕摻採商校甲乙得士九十六人貢成均者十七人謹録文二十二篇恭呈
御覽臣得颺言簡端臣竊惟教術之興聚天下英雋於庠序之地三年大比甄其尤異者登之賢書士之經明行修學有根柢者得由是以升於廟廊上之儲公卿大夫之選次亦分庶司百執事之用國家禮樂兵刑田賦學校之職業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張弛將於斯人焉是

寄夫是以始則董以師儒限以程試教之若是其詳也舉於鄉第於春官臨軒而策之取之若是其周也授之以政委之以社稷民人用之若是其重也士之與是選者歌鹿鳴而薦以嘉賔不與則修業竢時以待取迨不得與則槁項黃馘而老於牖下故凡上之所為興賢育才共圖治理與下之懐文抱質兾効尺寸以自見於當世者皆決於一日之遇而司衡鑒者實職其柄可不謂重且難歟仰惟

皇上聰明天亶聖學高深雲漢昭回德洋恩溥肇舉闢
門之
盛興擴舊額而增益之教育之方衡文之道與
夫學術之所宗尚為文之所取則
訓諭諄復至再至三殷殷然思拔真才以裨實用蓋當
彙進之始即以遠者大者期之臣寅奉簡書維繹
聖訓寤寐服膺和衷詳審期得端良修潔閎偉博達之
材收實效於異日去取之際蓋兢兢焉山左故鄒魯之
地先聖先賢宅里相望遺德餘澤沾被無窮泰山之高

東海之遠經以清濟帶以黄河扶輿蜿蜒靈秀萃聚風會居南壯之中重以比歲屢豐民氣和樂士得從容絃誦游息於詩書研席之間而適逢千載一時之嘉會是以鼓舞奮興爭自濯磨以承棫樸菁莪之雅化其為文多疏達而安舒郁郁彬彬行墨之間吐露光顯其翹然拔萃者亦庶幾乎能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 臣雖才識所限於衡鑒之重且難者隕越是懼而恭遇

曠典幸得襄事名區觀衆才之興異日或能効尺寸以

裨益政治仰稱
聖天子旁求之實意微臣得藉手以酬
高厚於萬一惶悚之次有餘榮焉謹序
辛酉順天武鄉試錄序
伏惟
皇上文德昭明武威赫濯光被四表俊民用章三歲大
比舉膠庠之士與其賢能薦名於天府肄韜鈐嫺決
拾者制科與儒生埒凡以

加意作人示無畸重典至鉅也乾隆六年順天武鄉試屆期特命領侍衛内大臣工部尚書信勇公臣哈達哈協辦内閣大學士事禮部尚書臣三泰都統臣瑚琳臣永興校别弓馬技勇拔其尤者列好字號暨諸及格之士合千八百餘人進而試以論策特旨以臣由敦偕編修臣秦蕙田司其事伏念臣庸陋謭材荷蒙

聖恩簡侍 内廷
教誨成全屢加優握叨佐中樞仰戴
高深隕越是懼恭承
恩命彌切悚惶爰即日入闈虔恪將事維時監臨則府
尹 臣蔣 丙等各董厥職 臣偕 臣蕙田暨同考官員外郎
臣鄒士隨等矢公矢慎悉心甄校榜發取士如額例得
録文三篇恭呈
御覽 臣以職當颺言簡端竊惟籲俊之典至 國朝而

大備即以武途論內則豐沛之華冑入備宿衛出領節旄外而營伍之校弁居固封守行待徵發往往奮跡戎行建牙分閫膺封疆之寄乃至郡國秀民隸名黌序更得與科目之榮起自草茅疎賤進而參鶡冠豹尾之班儲將佐之上選盖

聖朝樂育人材培養至深且厚恢網羅以徠髦士其途之寬而待之重也如此

聖天子神明英武撫重熙累洽之景運裕制治保邦之

遠謨
大閱於南苑肄師律焉
大獮於塞外簡軍實焉臣忝預扈從之末伏覩我
皇上躬屬櫜鞬均勞士卒環衛暬御羽林佽飛心膂孚
而臂指使
六御所經士馬之優嫺邊疆之寧謐與夫名藩部曲之
輸誠戴德踴躍用命赫然駕三代盛王而上岐陽甫草
殆不足方用丕昭克詰戎兵事事有備之至計至樞政

所掌簡拔將弁自列校以上悉引
見殿墀
親臨而授之以任日多至數十人盛暑祁寒未嘗少間
或以勞或以勇輙記名以示優異夫當武備修明之日
而旁招俊乂鉅細弗遺宜多士之于于焉爭自濯磨以
應閶門之　盛典況邦畿三輔近
日月之光華涵濡德澤視列省為最先而幽薊燕趙之
郡雄勁秉於天性干城腹心之彥庶幾其在是與茲之

所錄取諸騎射技勇之優者盖十之九記曰所貴乎勇敢强有力者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内順治此之謂盛德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者如此也諸生既以勇敢强有力自表見復能角勝於文藝利見　昌期異日効奔走樹勲猷仰副掄材之德意臣得藉衡鑑之役咏兔罝歌棫樸實有厚幸焉謹序

壬戌會試錄後序

聖天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興賢育才聲教四訖籲俊賓興之典以時舉行乾隆七年歲在壬戌貢士之集禮部者五千餘人

皇上特命大學士伯臣鄂爾泰尚書臣劉吳龍主試事臣由敦偕副都御史臣仲永檀副焉既竣事得士如

欽定之額循例録文二十二篇恭進

御覽臣竊惟國家旁招俊乂布列庶位進士實為高選是故甄於庠序貢於鄉會於春官程之以三試嚴之

以糊名易書與是選者
臨軒而親策之最其甲乙而授之職凡為是委曲繁重
以肅登進之途者非故為難也重其選則取之不得不
嚴取之嚴則辨之不得不審夫將起草茅而榮以爵祿
政事之是圖民生休戚之是寄安得而不難諸安得而
不慎諸承是役者上以念
聖朝作人之德化如是其厚也求才如是其誠也異日
之任用如是其優也下以念多士之踴躍功名思挾所

有以自效又如是其廹也斤斤於去取之際毫釐之末慊則仰無以副

簡任而俯無以對多士且 臣 聞之文章關乎氣運持風會於全盛之日視起衰為尤難光嶽氣完人才輩出智能瓌異之士百出其心思才力以角一日之長而或横溢而不衷於度或尋虛逐微而不當於理其新可喜其怪可愕為所眩而不知察慕效者以是為詭遇之捷徑旁騖而不可止偽體流傳經術之蠹也風會所趨歸 其

責於衡鑒之不審其奚所辭咎我
列祖教澤涵濡重熈累洽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慶雲在霄萬物五
色郁郁乎文明全盛之會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周文公
所為歌棫樸也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召
康公所為頌卷阿也求賢用吉士用勱相我　國家其
道在慎持之而已臣幸從二三臣後黽勉將事於所謂
難之難慎之慎者竊兢兢焉録成敬以綴於簡末

甲子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九年秋八月鄉試屆期

特命臣由敦偕祭酒臣崔紀典順天試事於時提督學

政臣趙大鯨所錄士及太學諸生待試者萬人

聖天子慎重科目務得真才

申諭諄切

遣近侍大臣監視搜撿外場積弊廓清凈盡爰扃院而

三試之糊名易書達於內簾者七千餘卷臣等率同考

官臣觀保等十有八人悉心披閱定正榜二百四十七
人副榜五十四人既撤棘擇其文合義法者二十二篇
遵例刻録恭呈
御覽臣以職當颺言簡端竊惟　國家敷求俊彥以備
公卿有司百執事之選所以取之者文也而所取則人
也宋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唐虞之世敷納以言成周選士造士崇四術立四教
而賓興則兼六藝今科舉之制約之於五經四子之書

使求聖賢之精藴束之以制藝使就先正之規矩繩墨

歷試之論表判策使究心於古今治忽之故文章體製

之殊其立法也詳以客而待士也重以周夫果沉潛於

五經四子之微言奥義則理無不明神明於先正大家

之立言軌則則文無不正考之往古驗之當今舉凡禮

樂兵農因革損益之宜一一講求其所以得失之要則

識無不到而又研練聲律含英咀華以儲經綸黼黻之

具豈非所謂元元本本大雅宏通之材可以應旁求之

典而無所愧此制科之初意所由人材輩出而文風亦蒸蒸日上與唐虞成周育賢造士之方古今一揆也然若是者非謏聞勦說可襲取而倖致也必體之以實心充之以實學而以其所得之實理發而為明白正大之文異日列於庶位斯以有實政而 國家收得人之實效歐陽修曰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夫立法之詳以容固深懲夫浮游不根者之襲取弋獲妨正士登進之途而士習由以日隳耳襲取弋獲之徑塞而

魁閎寛通之士翹然得以自見其平居為已之功經世之學至是始得抒寫其藴蓄以待有司之衡量不然嘉穀之求而稊稗之刈璠璵之珍而燕石之襲待之愈厚而自待愈輕幾何其不為制科之累歟懲創而作新之所以重勞

巽命也臣遭逢盛際屢典文衡夙夜兢兢思所以仰副

聖主樂育甄陶之至意亦惟是責實之見由其文以覘

其人庶幾拔十得五遴真才以稱他日之任使顧學謭識陋雖敬慎蒐擇而録者或未能盡當抑者或未能無遺是則臣所深愧也夫且深懼也夫謹序

庚午順天鄉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十五秋畿内賓興

特命臣由敦偕臣嵩壽典其事進學政臣呂熾所録士及太學諸生待試者八千餘人臣等率同考官侍講學士臣蔡揚宗等十有七人盟心研閱既蕆事得士如額

擇其文合義法者二十篇刻録恭呈
御覽臣以職當颺言簡端竊惟文章之道所以發揮六經義藴紹聖賢既往之傳開天地日新之運其得之心而應之手者人品之邪正操行之高下如以鑑取形無不呈露何也心術之端流溢於楮墨而不能揜也粤自唐宋元明以来最重制舉　本朝因其制而周防尤慎我
皇上躬上聖之資陶範唐虞文思光被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以資
顧問鄉試屆期
特頒諭旨過奔競戒夤縁入闈之次
專命近臣嚴慎搜掄凡以立法詳則真才可得始進端
則科名足重而於文章心術之源流所以去華而存實
芟薄而從忠者要歸於清真雅正臣出入
禁闥恭承
睿訓至再至三謬被

恩榮屢司文柄何敢不虛懷甄別以仰副

聖心於萬一夫糊名易書之中欲求真士苟非平心靜氣操繩墨以嚴其去取則浮華詭激俱得徼倖一時燕石楮葉之辨所關甚鉅肥濁者不清而淺薄非清也浮艷者亂真而枯寂庸鈍亦非真也山泉始達雖涓涓細流瑩徹可鑑無纖毫塵翳其源清也陽和所蒸萬卉競發林木藥草真香生色天然可愛其氣真也人之神清則能窮義理而不為物欲所蔽氣真則能達事變而不

為私意所溯究其本則清者治心之功而真者立誠之效文本心以成聲相士者即因文以辨志繩尺恒斤斤焉舍是則偽體之當别裁而矜囂駑弱之不容雜進者耳玆之所錄雖不敢謂悉有合於雅正之選要必光明洞達詞約理舉冀得清明篤實純粹之士以應旁求之大典而備異日楨榦之用夫 京師首善之地風聲所播海内喁然多士之懷文被質各正其心術以待

聖天子特達之知遇者輻輳並進于于焉不可勝舉以

臣之愚所藉手以報作人之盛者惟服膺

聖訓以為標準顧學識譾陋心有餘而力不逮恐所收不必盡佳而所遺不必盡劣也是則臣所夙夜靡寧者夫謹序

松泉集卷八

松泉集卷九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序二

榕村文粹序

余以丁酉春從蝶園徐公來京師奉公教杜門不出交一人安溪李文貞公時以文章經學倡後進登其門者雖寒畯弗拒又與蝶園公雅故然余亦未往一見也庚

子夏文貞公甍乃稍從友人處得公古文雜著若干篇手録為三帙嘗以未得公全集為恨後四年甲辰與公孫立侯同舉進士又四年公全集刻成立侯以貽余葢文多余所録者幾再倍既受而讀之復檢予所録則文之正大雅馴有功經學者咸在乃以知余之所録固未為少也夫文之傳不在多固有傳之多不如其少者葢愛其文而録之者嘗出於少而孝子慈孫之裒而集之則惟患其不多夫孝子慈孫之愛其親豈顧不如愛其

文者之為愛歟然孝子慈孫裒集之多與愛其文者之出於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余雖不足以定公文而既得公全集以釋向者之憾且喜所録雖不多而公文之粹者固未或遺也題之曰榕村文粹而藏之於家

香樹軒詩集序

少司冦柘南錢先生以所著香樹軒詩初集若干卷授剞劂由敦奉教日久甞屬為之序刻垂成趣序益亟為

歷數先世遺集序之皆當代名人由敦益惶恐謝而先生敦索不已當康熙丁酉由敦初至京師先生以五經名孝廉噪都下議論飈舉奕奕如神仙中人雍正甲辰由敦選庶吉士先生已前三年入館從修後進禮追僦居比舍時過從益密後同官春坊同侍

起居注由敦荷

今皇帝簡直

内廷先生亦已先入　直至今十餘年晨夕同出入又

同事秋官六寒暑間得叩涉端緒先生早歲稱詩時海
内二三鉅公以唐音宋調樹壇坫赤幟先生天才踔厲
杼軸不名一家顧選言命章往往凌轢三謝江鮑吐屬
名儁風力遒上無一語蹈時蹊中年遭逢　盛遇歇歷
中外持節所至若宣諭陝右度關隴拉絶塞荒徼衡校
湖沅視學畿輔再典江右鄉試公餘游覽紀行抒懷贈
答篇什益富汪洋渾浩不可端倪如宿將御百萬師衡
軸鳥蚍奇正莫測不事古兵法而神明自合又如長江

波濤喬嶽雲雨起伏變滅觀者目眩神悚每直廬輻集
公私題詠多出譚笑之餘屬草未竟輒爭就攫觀造語
必創獲出意表　禁中曲讌給筆札聯句人占名不過
二三韻由敦嘗㕈案見先生伸紙預拈强韻排警句比
散未出者率數倍今春扈從
南巡迴蹕登金山奉
命偕節相高公詳定試卷夜半竣事由敦急索舟渡江
而先生赴高公約即事用東坡潭字韻成長篇詰朝書

素卷見示居恒酬應坌集縑楮充几榻中夜爇燭呵凍
雨汗不自已而其他嗜好亦未能悉屏先生處之沛然
嘗自詫連數夕達旦未嘗有倦意論者亦以是推先生
天才而先生殊異絶人顧不在此比定詩集及門士或
效忠為爭友删削至十二三不止先生竟割愛從之其
通懷下善又如此間竊論先生於詩興會佳師法古性
情摯效之者盡力奔逐不能得一二寙情如由敦日以
先生自箴砭迄如駑足之追天驥用述平生所企慕弗

逮者弁之庶讀者有以識先生之真

王紹曾遺詩序

文登令王君虞音將刻其亡弟紹曾之詩張君龍雲為請序於方先生靈皋先生辭之不得則持其詩謁予曰吾向者不為人作序其人固以請則屬之吾友若青浦劉氏大山上元劉氏月三子之師高淳張氏彛嘆皆嘗緣吾意以序人詩子其毋辭予聞之序者序所以作之意耳吾未嘗與紹曾游其所以作吾不得而知也即詩

亦不及見其全先生狥龍雲之意以屬余余復狥先生意而為之序得毋戾於古乎雖然兄不忍死其弟而兾其詩之有傳於後為友者不忍死其友而亟為之請此其意於古為近先生之終與之者或以是若震先生之名而託以為重則予不能與前數君子者竝序其可以已矣夫

唐衢尊集序

今年春奉

命分校禮闈得唐子衢尊卷其制義老潔不為曼詞表判論集之文應律合格音和而節諧亟薦諸總裁曰此湖南傑出才也總裁相顧然余言比撤棘知果辰沅間老儒晉江陳謙李先生甲辰典試所得士其謝表嘗刻錄進

御先生與余遇亦亟稱之未幾

詔分諸進士赴鄰省布政使按察使學習政事衢尊得陝西瀕行出所為詩古文經晉江先生評次者請序於

余先生許其才氣卓越工力深到余於試義知衡尊必工於詩古文而乃今得見其全益自喜不謬且歎先生所許之為知言也顧衡尊不以學老文富自多而抑然善下自以生長僻遠不得早從先生長者游恢擴見聞發攄才力為未慊夫以衡尊之才令得資燕函粤鎛之利枕葄風騷馳騁大雅或箋承明著作之廷盡摛藻摛華之用所就當不止此然處黔盧左陋猺黎錯跡之鄉而奮然思問道於古人斯其才固已奇矣乖老一第足

自慰焉而請益之意殷殷不已此其為傑出才也關中名勝地多漢唐古蹟名人學士題詠在焉衛尊所以開擴聞見發攄才力者吾不能量其所至即以其殷殷請益之意施諸刀筆會計之間又以信授之以政之恢乎有餘地而諸大吏皆許衛尊為傑出才不啻余與晉江先生也

姚侍御新體詩序

姚侍御先生樂府古今體若干卷所徵用皆元明以来

事實因自題曰新體詩蓋先生嘗纂集元明事類一書自紀傳志集野史雜録詩文小說無不搜覽薈萃既被薦纂修明史益得縱觀十四朝實録於有明之朝章國故精熟貫穿源流井井旁及諸家志乘名賢畸士之往蹟叢編脞録殫見而洽聞因以其所得者發之於詩每一篇出援据或數十條無一字無来歷即前代故實亦必取元明人所經用不欲欺人以所不知梢自假借如此余受而讀之竊嘆夫學因故而得新世閲新而成故

今之所見為故者固向之所為新更閲數千百年而新者又故矣吾因向之所為故者而知故之必出於新則何新不可成故而顧執夫向之所謂故者曰若者秦若者漢匪是則弗道是烏知夫秦漢之人生於今視元明猶周秦耶且先生不自為新而必元明之故是求是亦猶秦漢人必資於周秦所謂因故得新而新必成故耳由是更千百年而故與新日衍於無窮詩亦與為無窮此先生所為有取於新之義而自為一體也先生詩故

長於隷事囊所賦類林新咏百餘篇在

聖祖仁皇帝時曾經奏

御備

乙夜之覽南陽西河諸前輩亟稱其淹通博洽鼓吹藝苑沾溉至今今自通籍以來纂述日益多聞見日益廣故所為詩出之若不經意而覆按故籍雖博極者不能徧舉其辭事所從出然非醞釀之富用心與力之勤且久自然流露於聲韻之間雖欲勉強掇拾效為之而有

所不能也然則先生之所為新者實有所自得而不恃夫辭事之新以為新讀者毋眩其體而徒求之辭事焉則於學詩之道悠然而有會矣

李魯膏補雲堂集序

嘉魚楚名邑也大江東流白雲髙揭清淑所鍾代産宏覽達識之士唐宋以往不可殫述矣有明一代若荆湖太清正希魚山諸公節義文章烜赫宇内邇来漸洽風教捷南宫者肩駢踵接壬戌春闈尹生南峯戍進士来

謁為予言其師李魯膏先生博學績文工著述且出其所著補雲堂集求為之序夫自有文字至今作者代不乏人當其伸紙奮筆洋洋纚纚意氣凌厲前無古人而淘之汰之姓名俱歸泯滅歐陽公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殆不知凡幾是皆極彫鏤纂組之工畢一生之能事以幾一日之傳而不可得更奚論夫勦襲攟摭矜陳言為創獲與夫僻澀纖瑣牛鬼蛇神者流哉

聖天子文思光被舉博學鴻詞之科海内雅才萃於館閣蔚然麟鳳之相章鏘然韶濩之競奏以李君之才令得登承明著作之廷摛華掞藻所就當不止此而老於孝廉司鐸黌舍由是觀之草茅之士章生右文極盛之時而遭逢不偶為網羅所不及者可勝道哉然有如尹生者敬奉師言汲汲乎表章之恐後然則士有才患不能充之以學學患不能工於文文患不足以傳世而行遠苟績學工文足以自通於後其見知於當世有不藉

名位而顯者遇不遇舉無足計區區弁首之言又烏能為作者輕重耶余重尹生請宰為之序文之所造讀者當自得之固無待乎予之張之也已

樗亭詩集序

詩之為道也貴乎工而或即失於求工古之作者内有忠孝之實而觸於事物以自寫其纏綿愷惻不能自已之情不為綺靡不為險僻其味真其旨遠使夫讀之者適如其意所欲出而極意擬之究無以臻乎其域此其

所為工也逞才炫博者不知其所由工而過求之於是務為雕琢繢飾鏤心鉥肝包天地孕古今舉昆蟲草木之細瑣以及道釋仙鬼之迂且幻一切牢籠筆端洞覼駭目若足以窮宇宙之至工顧詩之本不存焉其工也誕耳浮耳葉河薩君魯望以内府郎典司啟事予侍直禁廷每晨夕覿面於金鋪玉砌間限於職守未得通欵曲今年夏西郊直次出所為詩見示且索為序數請不已受而讀之風神音節宛然名家善步趨唐音者莫之

或過至其感遭逢閱世故升沉聚散忻戚萬端可歌可泣語語從至性中流出非忠孝鬱於中而工於為言者能若是耶君給事之暇日事吟咏歲成巨帙駸駸進於古人正未可量乃即目前所作以視夫逞才炫博誕且浮者果孰為工耶夫不於詩乎求工此君之所以工也

陳月溪制義序

人秉天地之清氣以生而以其菁英發而為文則亦以至清者為足貴游之乎詩書之原所以養其清也惟陳

言之務去所以衛其清也古人為文之大端不外乎是制義文之一體耳而馳說者逞滛蠶繁靡之音自詡淹茂矯之則又務為幽窈詭側艱深惝怳之辭而其獘為俚淺薄劣游談無根或汨之或漓之得全其清者盖寡矣同年陳子所為制義沉思獨運而不失之漓詞條贍蔚而不失之汩讀之灑然盖所謂能全其清者余嘗論之金與玉質之至清者也然而礦鍊之而始精璞攻之而始瑩若夫太虛無滓光景常新澄溪如練空明見底

是固造物者至清之氣也而仰之者曰有本挹之者曰有源然則讀陳子之文固當進而觀諸本源之所在而固以得其鎔冶之方攻錯之用將古人為文之道亦庶幾矣夫

徐亭玉制義序

宛平徐生以丙辰舉京兆鄉試文名籍甚丁巳南宮佹得而失會奉

詔旨遴擇文理明通之士不循年格悉授學校官生名

在選中遂得新城教諭以去今年春生裒其文將授之梓以余嘗與選擇之役於生特為激賞因来請益乃得盡見生素所為文且以知其學日益富而文日益工為可喜也予嘗謂文章之與時命迭為勝負而未嘗不各伸其權始之遇而不遇也數也命為之也而文章之精華迄不可掩則雖不遇而自有可遇者在時命亦不能阨之終否此以知義命之可安而績學工文之不可以已也師儒之職日與生徒講切義理以文字為職業未

有已之不修而可以正人者生年甫及壯新發於硎苦心研鍊講肄學舍不過借為澤霧刷翰之資然以已所得力為諸生講授指畫而即以得失之已驗者俾諸生益相信於安命俟時之道將使来者奮興為文章有法度可觀而不為奇衺詭遇所動見者共知為徐君弟子生之舉其職也不既優乎黄涪翁有言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来即人語曰人定者勝生今試禮闈文章之伸其權而時命偶符行有日矣姑書以為券

寶坻縣志序

寶坻縣志不修者七十餘年矣吾鄉洪君以名進士宰斯邑咨詢掌故惟闕軼是虞蒐討綜覈因前志而筆削之緯以已意正其譌謬補其疎漏義例詳整釐然有條書成使来徵序予惟郡國有志乘上之朝則以供作史之採擇藏之官則以備從政之師資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鄭司農謂邦國之志春秋傳所謂鄭志國語所謂周書鄭康成謂四方之志若魯之春

秋晉之乘是也蓋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達其志而通其欲其事至纖至悉土均掌地政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風俗之美惡則大師大行人志之戸口之登耗則閭師閭胥志之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族師黨正之屬志之計其時蓋各為一書月要歲會以統於小史外史其貯之柱下則謂之寶書三代之盛道德一而風教齊其道蓋由於此後世幅員遼濶風氣異宜徵於書者尤急西漢計

書先上太史令其副白丞相東漢郡國志上於蘭臺至學士大夫所纂輯若闗中之記華陽之志襄陽之傳三輔九域十道之圖以及一方一邑之事列於經籍藝文之目者前後相因體裁殊别要非姑曼衍而為此也畫封圻審沿革條物產察民風表賢良摭故實可以語可以道古可以酌令昔之宜可以籌教養之實守土之良將以資圭臬焉夫昏夜有求於暗室之中非燭則何見即鹿於山椒非虞則何以從禽若盡千里百里之域而

司牧之而惟以吏為師則所營不過刀筆筐篋之末而已矣洪君之汲汲於此豈惟以著述為能事求以度越前人其勤於官守而有見於三代盛時化民成俗之由也盖良吏之所規畫遠矣君為政敏而達制府褎其治行薦擢磁州牧瀕行遄復乃去其用心如此故不辭而為之序

二十一史四譜序

古譜牒之作紀年別系具列世謚與記言記事之書相

輔而行太史公讀牒記黄帝以来皆有年數采為五帝本紀又以成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桓君山謂旁行斜上蓋效周譜然則古譜牒雖不傳因史記表尚可考見自尚書春秋作而世紀晦史書盛而譜歴之學或幾乎息矣後世惟氏族之書承用其法專以别宗支聫子姓而名公鉅人則或為之年譜以志其生平出處之概好事者乃并花葩果實種類之同異罷什玩好之微一一譜之而其與正史相表裏者顧莫之尚夫紀傳文贍

而事周書志詞核而義博作者得以暢其旨雖工拙異數未嘗不震發於人耳目閒至譜牒則條具而件繫之不得馳騁其說著為怪奇偉麗之觀其闇而不章甚且嗤為無用也則宜然上下千百年閒臚舉其人若事本末相接有條不紊雖庶宗別子派衍而末益分以迨夫遠絕不可知之數而沿流討源一舉目而可得其得姓受氏之始衣冠族屬之詳此固著作之家所不可廢而非嗜古之篤用心與力之勤固不足以知之而且從而

好之也歸安沈子寅馭來京師示其所著廿一史四譜曰紀元曰封爵曰宰執曰謚法其體盖出於表歷之流而變其旁行斜上者為標目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紀之綱而類别區分則合於書志會萃羣言之法其紀元以大一統為正而割據僭亂附焉為得涑水紫陽之道義謚法博考紀傳又以補夾漈鄱陽之未逮約而不漏簡而該諸史之義例畧備矣夫史以紀成敗考見得失而儒者斷其義不務綜其始終詞人學士但取奇

麗可喜之文以資誦習條貫淹通者千百人不得一人能網羅包并自為一書者數十百年而一見也又況譜牒之學荒絶而莫之好者乎沈子以余承乏史局来問序且出其所為新舊唐書合鈔盖致力於是者廿餘年而復以其餘輯成四譜其用心與力之勤必有得於古作者之精意余將從而問焉以求無戾於前史其無愧於諗余哉

五代詩話序

國朝詩人以新城王先生為大家所審定如唐人選唐詩古詩選萬首絶句選之類與其所為說部諸書若居易録池北偶談分甘餘話凡言詩之書甚衆皆行於世其未刻而藏於家者尚有手輯五代詩話一帙自唐天祐後至宋興止可資搜採者皆在族子某恐其久而湮没也謀壽之梓而問序於余余登朝晚不及見先生顧喜讀先生書因不敢辭盖唐人重聲韻之學二百餘年間士人之心力皆萃於此故耳濡目染綿邈弘長雖處

雲擾波靡之時片語單詞可供吟諷猶有承平遺風令
夫白日之西匿必有餘暉大木之就頹必有旁蘖雖其
蒼凉蕭瑟不足自振要固有不可磨滅者焉此亦五朝
六姓諸僭國文事之遺也然非先生之抗懷慕古旁覽
博辨多識而約取之安能以有傳昔歐陽子修五代史
謂其時賢才皆伏匿不出數十年茫無一人於一行傳
痛乎其言之今覩此書所採摭如羅隱之介潘佑之忠
徐鉉之博雅桑維翰王樸之智畧使其雍容於隆盛之

世其懷文抱質亦足彪炳一時矣士有遇不遇可以觀世變焉則先生之所尚又豈獨談藝之資而已乎

斵窻彙編序

古之學者務實用而貴專精其臨文則以達已意足該乎物之理而止無有籠絡羣言以資鋪陳排比之用者至晉宋以還漸趨支蔓非博引以張之縟辭以飾之則不足以自振而人之材力又不能盡攬羣言而擷其芳潤也而類書乃自是起今所傳如杜公瞻之編珠虞世

南之書鈔徐堅之初學記實其濫觴之源踵事者至不可勝舉雖亦搜羅經史百氏然章採句摘不精不詳承學之士事其末而忘其原精神日益紛根柢日益淺以古之說繩之眉山氏所謂文章日益工而道將散矣興國周君履旋所輯斲寱彙編者其書亦沿類書之體顧獨詳言人事蓋人有生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倫物有倫物則有善否顯晦之别酬酢發揮之業而其中又有可以勉而致與莫之為而為之分此人生之大致也是

書皆掇其往蹟以類相從予一再詳之而知其意遠矣易言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毛傳亦言君子有九能可以為卿大夫然則古人之探討古今非徒供漁獵肇悅之具將有以用之也君之為是編也例精而帙富凡可法誡之事咸具臨文既有取資即其事而鏡之於行習之間可以相益吾意即起古專門名家者而視之亦在所不棄爰為之序以申之

類書穀玉序

康熙丁亥余受業於族叔父令䰠先生之門見先生手輯類書穀玉一編州次部居已裒然數十帙後先生容授於藏書家益肆蒐採焚膏宿火寒暑弗輟閱數十年書成而先生捐館舍先生之子樸園將付之梓寓書索余序類書自唐初學記白帖諸書而後沿例擬次無慮數十百種顧裒輯之難約有二端見聞不廣搜羅不富稗販叢殘一臠之味不足爲既飽之頤一溢之米詎能果甚枵之腹此陋而不足備用也誇多鬭靡詭異錯出

猩脣貛炙無關日用之需土飯塵羹并失飲食之正比駁而不可為訓也先生之書綜古今括宇宙七略之所序四庫之所標無不繁徵遠引取多而用宏及觀其大指擇言必馴取材必正以經史為根柢以子集為條肆以人事為經緯以物象為繪繡則又寓別裁於編纂之中具有精義寒儉者得之固不啻療饑之菽粟也即淹博者亦將以是為珠槃玉敦之陳不與瓦缶並薦語曰豐年玉儉年穀覩先生所以名書之意而可識已嗚呼

古學之荒久矣操觚家徒抉其咿唔佔畢之具以冀一日之弋獲視讀書纘言為無當而才智者率泛濫於叢編胜史稗官小說以矜一得之奇其於源流正變雅鄭區分未有聞也先生以老諸生窮年矻矻未嘗以儲偫既富輟討索之勤卹卹乎不稍假易推先生之意以學殖不可不充指歸不可不正而拘墟與横騖胥失也或有謂類書出而學者不復見全書此則先生不任其咎也具膏粱者弗禁其事畋漁炊珠桂者奚妨其勤樹藝

在學者善會之而已矣憶昔從先生時先生年及艾矣猶自課六經四子書秦漢八家之文歲背誦一周平生著述未及問世而是編實足以嘉惠來學因樸園之請用推闡先生名書之意以告世之人使知為學宗旨在博而能精亦藉以自勵也

古淳禪師語録序

古公與吾師昆明王永齋先生同鄉嘗從先生游雍正甲辰春余識古公於先生座上風神適逺無塵埃氣知

先生所與游非凡俗流輩也明年先生葺景忠庵俾師
駐錫景忠庵在法源寺西前侍御趙公遇國變殉難葬
其地因闢小庵護視之滇人官京師者歲一再會老屋
數椽年久且圮先生稍增葺之師携一童一叟支折脚
鐺鍵戶終日余時欵門晤語藥爐經卷斗室寂寥深樹
禽聲與鄰寺粥鼓相應脩然有出塵想丁未秋先生没
師視其喪為有終始於是屏居庵中者且十年有終焉
之志予以是高之歲乙卯和碩莊親王奉

命推擇耆宿入萬善殿教習内府沙彌師首受教出入露寒鳷鵲之間為方外榮選師處之晏如逾三年莊親王憫其勞令住持南海子萬壽寺寺
世祖章皇帝所建寶鼎在焉
天子春秋蒐狩數過其地主僧得瞻仰
天表扈蹕公卿多就師叩問大司成鄂公昆仲尤契間相與酬唱予見師意氣視居景忠庵無少異以是益心重之又三年以老力辭王令居静室自頤養無何廣通

寺缺主席者王重其選謂師年德相副奏准入院師故
深於禪悟至是以所得提唱来學開堂打七傳演毘尼
法宏闡宗風一出以本色大衆嗟服余入直　西苑道
所必經牽於職事僅一再至今年三月造丈室師方擁
破衲枯坐盖其時已示微疾矣曩予通籍久未生子戊
申夏長既在娠師曰必丈夫子也當為吾弟子明年正
月果生沆因踐其諾師示寂其徒奉語録求序予未為
宗門學而與師游最久素重師前後廿餘年所處境豐

約不一未嘗毫髮動其中此賢士大夫所難能者師視為固然無幾微矜持意則師之所得可知也已欲知師者其有味於予言

趙雲崧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為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發則陽湖趙生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

已皆窺涉津奥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塡委時間亦屬具草初猶逞跅弛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其閱前人集一過輙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已無不洞燭底蘊間出一語評隲輙如鐵鑄覈按之卒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輙獲一進境昔人所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深倚其佽助然生不自以為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

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彷一家示余余為指其派系所自生輙以為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舍筏登岸則未有如生之捷且易者也兹裒輯其數年所作詩為甌壯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即許以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横絶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葢珠光

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生以數年即足勝人數十年功力英年茁發來日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盧陵自命而生之取益多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丁茜園集序

芝栖博敞書生夢鳥之樓藻井陰岑高士聽鸝之館閒

吟倚檻四山撲研以排青清嘯聞天萬瓦浮烟而瀹白此焉立雪曾分藜照餘光逼者餞春復與櫻厨雅會乃有丁先生茜園者横搴絳帳經傳戴聖齋中高寄元亭句贈汪倫潭上更挾秘衍滿貯雕文時散緗縹紛披胜録如開武庫森森鶡鵜之刀恍入郇厨片片麟虬之脯饕餮與白龜竝蝕摩抄百斛龍文天吴偕紫鳳俱攢綷縩千番鳥綬洵可謂笙簧藝苑藻繢詞林者矣屬陪揮麈之餘獨暢然犀之識謂夫運開東壁家富緹緗客到

西泠羣推騷雅兩峯晻靄差供學士之硯山三浙洸洋未喻文人之壘海然而小巫氣索大雅云衰試爲覶陳原其流獘大抵玉徽金銑匪諧田父之謳霧縠氷紈未入裸民之目客慚織室常逢麤服亂頭人異柳津翻欲上章驅鬼是則耳熟鍾嶸之三品目眯惠子之五車文異水而何波筆非花而奚燦雖令易牙負鼎難調明水以爲羹師曠嗚球亦拊敗埏而無韻或者拾人牙慧掩我腹枵李記室之襴襦酷遭同館沈隱侯之文體每值

偷兒不知閬苑千枝不綴前春之瓣赤城十丈詎烘昨日之霞令使毗隸鶉衣劣得興公白地禿妻蟬鬢截来李妹青絲不稱體裁唯資嗢噱又或徒工獺祭那解蛟騰畧類疥駝體以伏而無媚聚来白雀貫以朽而難携邢子才思讀悞書原無奥義莽大夫遐搜奇字不過方言自詑艱深終淪平鈍且夫史公憤激遇壯節而淋漓蒙叟詼諧借寓言而恣肆汎瀚澥者有粘天盪日之觀陟天台者攬倒景匿峯之勝若第雕冰鏤雪矜騷客之

曼聲弄月吟風託達人之高致候蟲軋軋祗應伏衰草而哀吟兒女喁喁乍可向小窻而細語洗兹陋習乃號名家問作者之為誰恨古人不見我僕也對雄文而駭矚聆高論而爽心忽起狐疑不辭蠡測何則銅龍𡨚𡩋正聲華輻湊之區金馬逶迤亦筆札猋飛之地宫臨碣石挾瑟者千人閤啟平津影纓者百輩以兹偉製際此隆時踔踸枚馬之班揖讓應劉之次炊金饌玉定多黼芾之猷繪日挾天彌覺文章之貴云胡不可而顧如斯

矧有侯芭欲縱翩乎逢掖仰希楊意推著作于承明是宜橐鏤管以長驅冀得對觚稜而愜適先生則辭敳繡虎目笑文犧好語桓公莫薦巴西之譙秀希踪叔夜絶交賴水之山濤隱約墻東寧伍東方而執戟棲遲研北休瞻北闕以上書甘屑屑於蟲魚謝翹翹於鵷鷺嗟乎上車不落競獻凌雲入坐未驚疾馳望火誰云懐璧安被褐以無言豈比垂綸老披裘而自若斯為達者無愧勝流是用志厥沖襟率成儷語綺言郁郁既快覽於潘

辭玉屑霏霏憶備聞夫樂旨敢謂士安作序誇傑搆于
太冲庶幾子建定文述美談于敬禮云爾

悟齋無題詩序

悟齋天上石麟風前玉樹篇盈芍藥夙富清才筆架珊
瑚偶拈綺語有情獨笑庭開稱意之花無事恒啼樹繞
相思之鳥因寄所托顏曰無題聞以鳥絲猗歟美矣僕
以西湖之客子濫充東閣之生徒柳絮飄時隨侍扶風
之帳槐陰合處就停海淀之裝獲此一編于焉三復夫

其才情俊逸思致纏綿既玉管之調心亦銅丸之脫手固已極雅人之深致擅名士之風流然而境異楚湘感殊洛浦隱囊坐褥儼若神仙金雀翠翹居然佳麗假使簾前蠲忿定押靈犀如其杯底合歡無勞鵲腦而乃綠牕晝靜效貞女之懷春翠袖天寒嗟美人之遲暮意者乘車金市人言洗馬之工愁不同薦枕陽臺容誚大夫之好色參其微旨别有會心云耳

梅花百詠題詞

滄亭觀察黃海人豪文移後裔卓犖則名材拔地豫章
之樹千尋瓌奇則修榦凌雲建木之標十丈盤根錯節
早歷試以皆宜擢頴摛華即閒吟而入妙錦囊攜處絢
綺樹以千林瑶簡傳来得梅花之百咏爾其神思鬱勃
寄託遥深鄧尉烟霞橫飛紙上羅浮風雨交集毫端慕
綽約之精神実過何郎東閣寫輕明之格韻還如和靖
西湖縹緲寒香片片衆香國裏玲瓏瞑玉枝枝羣玉山
頭點筆神来極歌舞淋漓之致轉丸工絶盡森疎瀟灑

之奇宋廣平鐵心石腸翻研綺語蘇和仲冰肌玉骨雅擅妍詞洗淨鉛華已風情之盡占閒教冷淡看神影之俱清乃知兀傲凌寒迴軼塵埃之表豈有娉婷弄月終淪寂寞之濵此澗畔冰霜欲壯乾坤之氣節而枝頭雨露能囘宇宙之春和非惟體物以稱工斯乃言情之最切者也僕高唫數過如贈一枝牽我夢於江南水邊林下想君懷於薊壯屏裏尊前不獨采芷搴蘭香草補左徒之闕畧定識和羹薦實芳蹝揚祖德之清芬

松泉集卷九